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

屠維作噩  
盡一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故臣至京師者入見上詢以元政得失馬盩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宜用寬元季君臣耽于逸樂馴至淪亾失在縱弛實非寬也大氏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

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時元故臣至京師者惟金

谿危素古田張以甯名最重素長于史以甯長于春秋

上皆授為翰林侍講學士原撰三編系召元故官于京師在元年八月据其徵召之

年月也證之危素傳以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紀事本末系之是年正月庚子今從之乙巳詔

立功臣廕于鷄鳴山下歐墨諸書及明史本紀皆作鷄籠山今据三編質實云鷄鳴山

一名鷄籠山在江甯府西北七里上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

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

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楨曹良臣康

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像祀生者虛

其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

海趙德勝七人配享太廟國功臣二十一人之次死

致誤云前列次序六人皆王也其明年為六公所謂李

封公死封王者至洪武二十八年而始定何以預知李

善長馮勝之不終而革之是時沐西平一指揮耳何以

預知其有功而列之胡大滂之前蓋塑像虛位誠有之

以後有不克終者不得入而所定位次則據永樂初年

見在者而言耳此皆姚解諸公忽畧之過也今攷二十年

一人虛祀在洪武二年其元年以前死者八人見存者

僅十三人耳當日所定生者虛位之次必不止此證之

三年所封功臣凡六公二十八侯必多有在虛位之數

者惟此十三人如中山閔平岐陽甯河東甌黔甯江國

海國漸國黔國巢國等皆以功名終燕山安國二人死

於王事亦皆有純而無疵故其位次至洪武之末而始

定成祖遵而行之遂為定典若太祖當日所定之位次

雖不可攷而如韓國如宋國如德慶潁川之等亦必在  
生者虛位之列其為在後嗣之數可知矣至有刪亦必有  
補而如黔甯者則又在後補之數故王景撰黔甯神道  
碑言王薨之明年塑像功臣庶祀以太牢則其後入可  
知也錢牧齋功臣庶攷但見此二十一人中初封之二

十八侯僅見五人遂疑生者虛位之語必無其事而不知洪武二年原定位次歷經刪汰故弇州以爲後定者得之而史家牽連竝記不考顛末謂之忽畧宜矣今仍据明史書之而附識于此

丁未享太

庶始命學士朱升等撰齋戒文請以大祀七日前四日戒後三日齋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山川等神爲天下祈福宜下令百官齋戒若自有所禱于天地百神不關民事者不下令又曰致齋以五日七日爲期太久人心易怠止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可格神明遂著爲令 庚戌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帥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

租遭旱民未蘇其更賜一年頃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  
民被兵燹困征斂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予  
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  
以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  
息今年稅糧悉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德  
供億浩繁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  
爲州今年租稅 癸丑更定太廟時享日期用清明端  
午七月望冬至祭之 甲寅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大  
同庚申克之元守將珠展棄城走時參政傅友德將兵  
屯朔州大將軍徐達遣叅政陸聚分兵守井陘散關聚

所部皆淮北勁卒雖燕趙精騎不及也達將進兵陝西故使聚守之 癸亥遣使賫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

御史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

西班師還朝未有定賞以大將軍等滅元未還故也于

是遣諸偏將仍從北征楊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

雖少算累軍此亦兵家常事且太原得此為倚綴亦分

其勢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

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

寇宗異即國勝也自後始以勝名國勝初名國勝又名宗

異最後名勝今按諸書所記或稱國勝或稱馮勝惟自吳元年從大將軍北征後改書宗異則是彼時由國勝

更名宗異也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始稱馮勝則傳中所云最後名勝者是也此係二年正月詔書之原文仍以宗異稱之則是更名勝者當在洪武二年之後三年之前故潛菴史稿吳元年及洪武元年二年此三年中俱書宗異其為實錄之原文明矣今仍之謂馮勝麟認錯

勝馮

是月倭寇山東濱海郡縣倭古日本國也宋以

前皆通中國元興遣使招之不至命將以舟師往征行至海中遭暴風而沒終元世不相通自張氏方氏之亂相繼誅降諸豪亾命入海往往糾島人入寇至是轉掠山東濱海州縣上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日本王良懷不奉命自是遂為邊患 二月丙寅朔上以克元大都得元十三朝實錄時宋濂方服闋召還京師元之故臣



亦至焉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修濂及漳州通判王禕爲總裁其他纂修命廣徵山林隱逸之士充之上諭善長等曰元初君臣朴厚政務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後嗣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阡危間有賢智之士忠盡之臣不獲信用馴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諸所言行亦多可稱者卿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諱惡以垂鑒戒初元都破危素時爲翰林學士承旨聞難趨所居報恩寺方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大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輩出之元

寶錄得無失至是上訪以元興亾事甚悉同時被徵之士有胡翰汪克寬宋僖陶凱陳基曾魯高啟趙汧趙堦謝徽等凡十六人皆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翰自克婺州來歸召至金陵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進曰金華人多業儒鮮習兵籍之徒糜餉耳上卽罷之授衢州教授有薦其文章與宋濂王禕相上下復徵之克寬祁門人祖華受業饒雙峯得勉齋黃氏之傳克寬承其家學尤邃于經四方知名士出其門下者居多汭休甯人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通貫諸經尤長于春秋凱基皆臨海人僖餘姚人啟徽皆長洲人同以詩名堦

新喻人魯新淦人時命開局于天界寺竝取元虞集所撰經世大典等書以備參攷 庚辰元丞相伊蘇侵通州時大軍徇山西北平守兵不滿千人平章曹良臣守之伊蘇以萬騎營于白河良臣自度衆寡不敵謀以計破之乃于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亘十餘里伊蘇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初御史尋适請行耕藉享先農禮上命禮官錢用壬等議謂先農與社異當以耕藉日祭之國語農正陳藉禮韋昭注云祭其神爲農祈也漢以藉田之日祀先農其禮始著由晉至唐宋相沿不廢政和間命有司享先農止行

親耕禮南渡後復親祀元雖議耕藉竟不親行其祀先  
農命有司攝事今議耕藉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  
耕藉田以仲春擇日行事從之詔建先農壇于南郊在  
藉田之北壬午上親祭先農配以稷祭畢行躬耕禮是  
日宴百官耆老于壇所 是月以禮部尚書崔亮言上

仁祖陵曰英陵尋改皇陵詔立皇陵碑上手錄大畧授

侍講學士危素撰文

國異事見元史危素傳碑文卽素所撰也本紀不載潛菴史稿書二

月乙亥立仁祖陵碑上陵名曰英陵又是年五月更英  
陵曰皇陵然則英陵碑卽皇陵碑也此太祖初次命素  
所撰至洪武十一年復行改撰詳郎氏七修類稿碑首  
言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爲後世子孫之戒所謂儒臣  
卽是年危素所撰李善長  
等所上者也今分記之

平章楊璟征唐州叛卒平

之璟自韓店還會唐州爲鄧愈所克復叛州中兵亂賊將老馬劉煽聚南陽郡縣相應大將軍達承制造璟討之誅其首惡餘黨悉平遂復南陽 三月乙未大將軍達渡河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勝等先驅入陝西 丙申以旱災祭告仁祖廟丁酉祈雨祭風雲雷雨山川等神凡爲壇十八中五壇上親行祭告禮餘遣官分獻 庚子大軍次鹿臺時元將李思齊據鳳翔遣部將張德欽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圖魯卜孔興龍濟民等駐鹿臺以捍奉元聞大兵入關先三日思道等由野口遁去達遣都督僉事郭興帥輕騎直搗奉元守將棄城走達統大

軍繼進涇渭父老千餘迎降達拔兵遣左丞周凱撫諭

城中乃整軍入改奉元路曰西安府留都督僉事耿炳

文守之大軍之至鹿臺也元御史桑圖錫里舊作桑哥失里守

關家洞達遣攻之力屈與妻子俱投厓死檢校阿什克

布哈舊作阿失不花自經死郎中昂克舊作王可仰藥死陝西桑圖錫里重修

三編作桑噶實哩昂克作恩克三原尹朱春與其妻投繯死時關中饑

詔戶振米三石炳文守西安修築涇陽洪渠十萬餘丈

民賴其利 癸卯遇春等次鳳翔先是上以書諭思齊

曰足下據秦中之險雖有張思道專尙詐力孔興等自

為保守庫庫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勅敵足下不以此

時圖秦自王已失其幾今中原全爲我有與足下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豈可久邪朕知足下鳳翔不守必將深入沙漠以圖後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倘中原之衆以塞地荒涼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保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幡然來歸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有降意其戲下有誘以西入吐蕃者思齊惑之丙午遇春至鳳翔思齊思遂犇臨洮時參政傅友德分兵取鳳州皆克之 癸丑始置北平行中書省又以廣西初隸湖廣至是全省旣平亦分置

焉初慶遠既下詔改爲慶遠府行省臣奏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爲安撫使統之大軍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欵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使以天護爲安撫使同知踰年省臣以天護庸弱不能制仍請設府置衛守其地 戊午詔工部增益太學齋舍 夏四月上以通州被侵北平之守單弱丙寅詔常遇春還師備邊竝授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偏將軍會遇春出塞規取上都 大將軍徐達會諸將于鳳翔議所向蓋是時思齊



在臨洮思道在慶陽也諸將以思道易取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度隴以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精未易猝拔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備戰鬥物產足佐軍餉今盛以大兵思齊不西走胡則東首就縛矣臨洮既克于旁郡何有諸將然之乃留偏將軍湯和守營壘輜重別遣指揮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丁卯克之尋至秦州馬跑泉元守將呂德張義遁追獲之遂克秦州分遣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魯將兵千人守秦州達遂統大軍進師鞏昌 戊辰置陝西山西行中書省改河南分

省爲行省 己巳詔諸王子受經于博士孔克仁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克仁侍帷幄最久上數與論治道謀畧及天下形勢前代興亡皆與聞之己出知江州入爲參議坐事死 乙亥詔定封建諸王國邑之制 徐達師次鞏昌元守將梁子中汪靈真保等以城降遣郭興守之趣副將軍馮勝進攻臨洮 丙子賜秦隴新附各州縣稅糧 丁丑馮勝師至臨洮思齊窮蹙舉城降勝遣人送大將軍營提聞上卽遣使諭達曰思齊旣降宜進攻慶陽甯夏但張思道兄弟多詐若來降當審處之慎勿墮其計中也 都督同知顧時克蘭州以指揮韓溫

守之乙酉徐達遣薛顯襲走元豫王于西甯獲其部落  
輜重 是月淮安甯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  
五穗三穗者甚衆羣臣稱賀上曰朕爲天下生民主惟  
修德召和使三光平寒暑時此爲國家之瑞不以物爲  
瑞也昔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  
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至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  
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瑞而災異有徵可不戒哉已而  
禮部尙書崔亮奏言唐六典有大瑞及上中下三瑞大  
瑞則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屬若歧麥嘉禾是爲下瑞  
今擬有大瑞者所司表奏餘則驗實繪圖以進上曰卿

等所議但及祥瑞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有司卽時奏聞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丁酉大將軍達師至蕭關下平涼分遣指揮朱明克延安命守之遂至慶陽會張思道聞大軍克臨洮懼走甯夏至則爲庫庫所執達旣下平涼卽令湯和守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帥騎兵往偵慶陽時思道留弟良臣守之煥諭歸命良臣聞思道被執方懼辛丑遣其知院李克仁等籍軍民馬數請降達遣右丞薛顯帥騎兵五千人往良臣出迎匍伏道左示歸順狀顯信之 癸卯始祀地于方丘有司復請配

位上執不許固請乃曰俟慶陽平議之禮成仍詣太廟  
恭謝如園丘儀上祀方丘患心不甯學士宋濂從容言  
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上稱善良久 戊申夕張良臣復  
叛以兵劫薛顯營張煥被執顯受傷走還達聞語諸將  
曰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言然良臣之叛祇  
取滅亡當與諸公協力翦之于時馮勝傅友德聞變帥  
兵自臨洮至涇州湯和亦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羽相  
扇爲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派令俞通源將精騎畧  
其西顧時畧其北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通源通海  
弟也達自統大軍趨慶陽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

達麾兵擊敗之。是月御史中丞章溢卒。溢字三益，弱冠師事王毅，得金華許謙之傳。與劉基、宋濂等竝召累官。浙江湖廣僉事。元年，上御極，與基竝拜。是職能舉憲綱，務爲寬厚。上嘗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禮不合，致天變，溢委曲明其無罪，乃貰之。子存道，佐李文忠平閩，平詔存道以所部鄉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上不懌，溢曰：「不得已，則擇昔嘗叛逆之民籍之爲兵，使從北上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生迂濶哉！然非先生一行無能辦者。」溢行至處州，遭母喪，乞守制，不許。鄉兵旣集，命存道由永嘉浮海而北，再上章乞終。

制詔可濫悲戚過度營葬親負土石感疾卒上悼惜親  
撰文卽其家祭之 上追念外家仁祖妣之父曰陳公  
母某氏上卽位命中都守臣訪其墓在盱眙立祠于太  
廟之東追封外大父陳公爲揚王大母某氏王夫人明  
年復卽墓次立廟設祠祭奉祀一人守冢戶二百一十  
家上自製揚王行實命翰林學士宋濂文其碑京師廟  
成上親祀之禮官請御通天冠絳紗袍祭畢召大臣問  
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  
袞冕唯天地宗廟之祭用之餘皆降禮也是日又追封  
皇后父馬公爲徐王媪王夫人亦建祠祀皇后親奉安

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 六月

乙丑副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等發北平往攻開

平道三河經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次全甯伊

蘇以兵迎戰敗之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

遁遇伏兵邀其歸路盡禽之遂帥兵道新開嶺進攻開

平己卯拔之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俘其宗王齊克慎

舊作慶生及平章鼎珠等舊作鼎住凡得將士萬人車萬兩馬三

千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辛巳張良臣遣人往甯夏

求援于庫庫爲大軍所獲斬之遣參隨王敬祖將兵守

彭原 初廖永忠等平定兩廣安南國王陳日燿謀遣



使納款以元梁王在雲南不果去年冬上詔漢陽知府  
易濟招諭之日燿遣其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奉表來  
朝貢方物至是達京師上喜賜安南使臣宴壬午詔封  
日燿爲安南國王遣侍讀學士張以甯典簿牛諒賚勅  
書往竝賜國王大統麻頒塗金銀印 秋七月甲午大  
將軍達遣降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隆德秦安等處  
招捕諸未附餘黨皆平之 己亥鄂國公常遇春卒于  
軍遇春自開平還師次柳河川猝遇疾卒年僅四十遇  
春沈鷲果敢善拊士卒摧鋒陷陳未嘗敗北雖不習書  
史用兵輒與古合嘗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

稱常十萬長于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聽約束唯謹一時名將推徐常爲開國元勳上聞震悼喪至龍江親出迎奠詔禮官議天子爲大臣發哀禮請用宋太宗喪韓王趙普故事從之追封開平王賜謚忠武尋奉詔以李文忠領其軍會大將軍于慶陽 辛亥元庫庫遣其將哈扎爾陷原州指揮陳壽死之徐達聞報與馮勝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據之又遣指揮葉石真守彭原調指揮韋正守邠州友德與薛顯駐靈州扼之勝復與大將軍謀曰今大軍圍慶陽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故令哈扎爾攻原

州以解慶陽之急請移兵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  
達然之勝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  
是夜哈扎爾復攻陷涇州辛酉馮勝自關引兵往援擊  
哈扎爾走之追至邠州而返勝仍還屯驛馬關慶陽之  
援遂絕 八月丙寅元兵寇大同會李文忠奉詔平慶  
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曰我等受命而  
來問外之事苟利于國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  
遂帥兵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禽其平章劉特穆爾  
舊作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會天雨雪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  
察視疑其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爲固元兵果乘夜

劫營文忠預下令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

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元將圖魯

卜等凡俘斬萬餘窮追至孟克柔

舊作莽哥倉

而還初元帝

之北走也屯哈里泊之地

舊作蓋里泊輯覽作噶爾布今從三編

詔圖魯

卜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圖魯卜被禽孔

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不可爲自此不

復南向矣圖魯卜俘至京師上命釋之曰彼各爲其主

耳賜之冠服 己巳命吏部定內侍官制上曰朕觀周

禮閭寺未及百人後世多至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

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此輩所事不過洒掃給使令而

已若求善良于中涓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尋又詔自今內臣不得知書識字著爲令 癸酉元史成諸儒徵召入纂修局者或授官而歸或不受者賜金幣文綺遣之惟陶凱曾魯後至顯官云先是所得十三朝實錄唯元統以後之事闕焉上復遣儒士歐陽佑等十二人往北平山東采求遺事時尚未至也 丙子封王顥爲高麗國王初上卽位遣使賜高麗璽書續又送還其國流人于是顥遣使表賀貢方物且請封旣至京師上遣符璽郎僕斯齊

勅書及金印誥文往封之。癸未大將軍徐達等克慶陽。先是大兵圍城。守將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復自西門出。馮勝又敗之。良臣勢蹙。登城呼呂德約降。達不聽。外援既絕。音問不通。城中餉盡。至煮人汁和泥。噉之。其將姚暉及熊左丞、胡知院等知事不濟。開門迎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父子俱投井中。命引出斬之。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有養子七人。皆嫻技術。軍中又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金牌張者，思道之驍將。同走甯夏。被執于庫。庫者也。良臣恃慶陽高而險。又城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又外藉庫庫爲聲援。賀

宗哲哈扎爾爲羽翼內以姚暉格幹舊作葛入等爲爪牙故

欲負岫拒守以圖大功卒至于敗 元將賀宗哲因慶

陽之圍欲以牽制我師乃帥精銳攻鳳翔時指揮金興

旺方自潼關移守鳳翔與知府周煥嬰城拒敵敵編荆

爲大箕形如半舫每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

藁焚之輒颺起與旺乃令置鈎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

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城中以矛迎刺敵死甚衆而

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

其不意而擊之可敗也潛出西北門奮戰敵少却會百

戶王輅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卽以其衆入城共

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圍城衆議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甯可去邪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蓄充積庭中令曰敵少却當大犒新兵新兵喜乃協力固守相持凡十五日洎宗哲聞慶陽下始解圍引去由六盤山遁達偵知之遣顧時薛顯傅友德帥萬騎馳追宗哲又以其衆掠蘭州馮勝帥步騎一萬七千道靖甯擊之宗哲渡河遁勝乃還于是陝西悉平 庚寅詔儒臣纂修禮書先是上卽位屢敕儒臣編集郊廟山川等儀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鑒戒者名曰存心



錄尋又詔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京師一時徵召之士首山陰楊維禎元季隱居松江上以其前朝老文學特命詹同奉幣詣其門維禎年已七十餘謫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未幾上復遣有司敦促賦老婦謠一章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上許之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十日所纂敍例畧定卽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史館胄監之士祖帳西門外宋濂贈詩以爲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宜至白衣還蓋高之也其他徵入禮局者有新喻梁寅滑縣宋訥天台徐一夔山

陰唐肅永豐劉于及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  
滕公琰等凡十八人而曾魯以修元史成賜金帛居首  
乞還山會禮局方開復命留之 是月賜僞夏明昇書  
先是上遣人至蜀責昇貢大木昇遂遣使修貢會大師  
平關陝蜀人震恐昇丞相戴壽謂昇曰大明遣將用兵  
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強尙莫能禦況吾蜀乎  
昇將吳友仁曰蜀非中原之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爲  
今之計莫若外假修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自強昇遂  
從其言至是使歸上復賜璽書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  
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

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者而後可耳遠勞致禮

姑以此復昇得書不省

丙辰紀事本末系之八月證之

潛菴史稿昇貢在七月賜書在八月蓋蜀使以七月至八月歸也今並系之八月之末

詔設京

衛軍儲倉遞增至二十所又設臨濠臨清二倉以利轉

運 九月辛丑詔大將軍徐達偏將軍湯和班師還京

以右副將軍馮勝留總軍事 癸卯上詔問羣臣建都

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京亦

宋故都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

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國臨濠前

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乃詔以臨淮爲中都 戊

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還京師命皇太子郊迎仍送歸第 是月天壽節禮部尙書崔亮奏請以聖壽日祭壽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祿又定以八月望日祭靈星踰年立星辰壇始罷靈星之祭 冬十月壬戌朔上遣平章楊璟至蜀諭明昇歸命昇牽于臣下吳友仁等之議不能決璟將還遺昇書曰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故能身家兩全反是者敗足下幼冲席先人之業不思至計而信羣下之言自以瞿塘劍閣一夫當關萬人莫敵此不達時變之言也昔之據蜀稱盛者無如漢昭烈又輔之以孔明綜核官守訓練士

卒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君臣以此況彼相去萬萬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須臾抑亦不自量矣我主上仁聖威武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更事變恐惑于羣議失遠大計復遣環面諭禍福深仁厚德足下可不重念乎且以向者陳張之輩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無敵然而番湖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足下視彼何如哉友諒子竄歸江夏勢窮面壁主上宥其罪愆剖符錫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今足下無彼

之過而能幡然覺悟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  
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且智哉若必欲崛強一隅假  
息頃刻魚游沸鼎燕巢危幕禍害將至恬不自知恐天  
兵一臨凡爲足下計者各自便身謀以取富貴當此之  
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禍福利害瞭然可覩足下其細  
審之昇終不聽 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危素等請  
告庶不許先是甘露屢降上問宋濂以災祥之故對曰  
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  
書祥爲是故也上曰然 辛巳馮勝以關陝既定輒引  
兵還上怒切責之念其功大赦勿治而賞賚金幣不能

半大將軍 辛卯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  
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鬥朕謂治國  
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  
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于是定制府設教  
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  
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竝給學官月俸師生  
月廩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  
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及興立學事明史本紀是月  
辛卯紀事本末作辛巳今從  
明史辛卯蓋  
是月之晦也 是月遣使貽元帝書勸其安分順天以  
存宗祀勿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世爲邊患自取滅亡

不報 十一月壬辰朔大將軍徐達等還自陝西 乙  
已有事于園丘始奉仁祖配禮部尙書崔亮請罷禮成  
詣太廟躬謝之儀唯先祭三日詣太廟以配享告從之  
上以祭祀省牲去神壇甚邇有所未安命亮考定古省  
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時亮又奏言禮行于郊而百神  
受職今宜增天下神祇壇于園丘之東方澤之西上又  
慮郊社諸祭壇而不屋或驟雨沾服以致失容亮引宋  
祥符九年南郊遇雨於太尉廳望祭及元經世大典壇  
垣內外建屋避風雨故事奏之遂詔建殿于壇南遇雨  
則望祭亮之援據古今比傳經義皆此類也 初楊璟



自廣南還上問土官黃岑二氏所轄情形環言蠻獠頑  
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宜臨之以兵彼始畏  
服上曰蠻獠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  
若撫之以安靖待之以誠諭之以理彼豈有不樂從化  
者哉丙午上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齋詔往諭左右兩江  
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遠人此古  
先哲王威德竝施遐邇咸服者也嗛茲兩江地邊南徼  
風俗質朴自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  
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其審時知幾故能若此頃者  
朕命將南征八閩克靖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

來歸嚮慕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  
心益懋厥職宣布朕意以安居民以權至兩江之民無  
不懾服左江黃英衍隨遣使奉表貢馬右江岑伯顏亦  
如之乃改左江路曰太平府右江路曰田州府以英衍  
伯顏爲知府世襲自是朝貢如制 十二月甲戌封阿  
答阿者爲占城國王占城古越裳地漢以後改稱林邑  
其王所居之都城曰占城因以爲號先是上遣官以卽  
位詔諭其國阿答阿者隨遣使奉表貢方物至是達京  
師命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往封  
竝賜綵幣頒大統厯尋又以占城與安南構兵上命翰

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賚勅諭罷兵兩國皆奉

詔 甲申振西安諸府餓戶米二石 核異此据明史本紀證之重修三編

言二年冬詔有司正月二月戶給米一石三年正月以

昔民宋昇等言民多餓死戶部奏請運粟濟之帝曰民

且暮待哺若待運粟死者多矣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

驅往西安鳳翔振之戶加粟一石据此則本紀据初次

所振記之也 己丑大賚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時上

增注于此 方欲論功行封會聞元庫庫寇蘭州而止 庚寅元庫

庫在甘肅聞大軍南還乃帥兵襲蘭州守將張温等方

會諸將謀捍禦而敵兵奄至城下温等出戰少却斂兵

入城庫庫進圍之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移師往

授行至蘭州之馬蘭灘猝遇庫庫兵戰敗被執驅之至

蘭州城下令呼溫等出降比至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  
公等但堅守徐大將軍行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  
中聞光言守益堅溫善方畧敵初至語諸將曰彼遠來  
未知我虛實乘間擊之可挫其銳自是設奇禦敵屢有  
斬獲庫庫圍數月不利聞大軍至乃引去上以此奇其  
功擢大都督府僉事方圍事之急也元兵乘夜梯城而  
登千戶郭佑被酒不能起他將巡城者擊却之圍既解  
溫將斬佑天策衛知事朱有聞爭曰當其時將軍斬佑  
以徇衆軍法也今賊已退誅之無及徒有擅殺名溫謝  
曰非君不聞是言乃杖佑釋之上聞而兩善焉竝賞有

聞綺帛 是歲徵處士陳謨至謨泰和人邃于經學旁  
及子史百家涉流泝源要諸至當元季隱居不仕而究  
心經世之務嘗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  
于變化氣質至于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亦宜  
講習一時經生學子多從之游事親孝友于弟鄉人有  
爲不善者不敢使聞上聞其名徵至京師召見賜坐以  
寵之學士宋濂待制王禕請留爲國學師謨引疾辭歸  
後屢應聘爲江洲考試官著書教授以終

明通鑑卷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

上章掩茂  
盡一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三年春正月上以元庫庫特穆爾爲西北邊患議大發兵肅清沙漠癸巳以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北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副將軍時上召諸將問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幸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

師宜何先諸將皆曰王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保保失勢可不戰降也上曰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遺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朕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出潼關自西安擣定西以取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至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在塞外不意我師之至如孤狃之遇咋虎取之必矣此一舉而兩得者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行 壬寅吏部請謫有罪人于儋<sub>儋</sub>庄上曰前代謂儋<sub>儋</sub>厓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有風俗未淳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可棄之化

外不許 二月辛酉上游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  
嘆曰禽鳥劬勞如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  
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  
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之白金衣服而  
遣之 儒士歐陽佑等自北平采遺事歸乙丑詔重開

史局

國朝明史本紀不載續修元史月日潛菴史稿系  
之是月乙丑又成書在七月丁亥證之孫氏春明

夢餘錄同  
今据之

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復徵四方文學士朱

右貝瓊朱廉王彛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汝張宣張簡  
杜寅殷弼俞寅趙壘等十四人爲纂修官而壘以前修  
史成未歸復命入局先後纂修三十人兩局竝預者唯



壩一人而已右臨海人廉義烏人二人皆以書成不受  
官歸瓊崇德人彝嘉定人師事王貞文得蘭溪金履祥  
之傳學有端緒嘗著論力詆楊維禎爲文妖一時聞者  
異之汶當塗人博學多才後除巴東知縣晚年歸里以  
經學訓後進宣江陰人初以考禮徵尋預修元史年最  
少上親書其名召對殿庭卽日授翰林院編修呼爲小  
秀才遜志蕭縣人師貢師泰周伯琦等文章典雅成一  
家言孟兼浦江人劉基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宋濂弟一  
其次卽臣基又次卽孟兼上領之簡吳縣人與杜寅同  
邑又禮局徐一夔者工文章與王禕善時禮書將成禕

薦之入史局一夔遺書自言不材多病又言史之根柢  
在日厯而元代不置日厯不置起居注其于史事固甚  
疎畧又況順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  
稽之書唯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言未必馴  
首尾未必穿貫而向之數公或受官或還山復各散去  
僕雖欲仰副執事之望曷以哉遂不至其後預修日厯  
書成將授翰林院亦以足疾辭終不仕 癸未追封郭  
子興爲滁陽王妻張氏王夫人令有司立廟祀之竝以  
其三子祔祀 戊子詔訪求賢才堪任部職者上諭廷  
臣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全之士

不足以居之誠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以聞是月始行朝日禮于東郊先是禮官議古者祀日月之禮有六然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從祀之禮非正祀也大宗伯肆類于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覲禮祀方明禮日于南門之外禮月于北門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蓋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陰陽之義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始長故祭以二分今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築于城東門外夕月壇築于城西門外朝

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祔祭于月壇上謂中書

省臣曰星辰祔祭非禮也禮部議于城南諸神享祭壇

正南向增九間日月及周天星辰皆于是行禮朝日夕

月用春秋分星辰則於天壽節前三日從之攷熙明史本紀不載

見禮志在是年據潛菴史稿正月定朝日夕月禮二月

丙子朝日東郊今竝系之行朝日禮下蓋二月春分當

行朝日之祭所云丙子初陶安等議郊祀禮太歲及

蓋卽是月春分節也風雲雷雨諸神皆從祀圜丘已而上命禮官議專祀乃

定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爲一壇地示諸神爲一壇

至是復以諸神陰陽一氣流行無間乃合二壇爲一而

增四季月將之祀皆以驚蟄及秋分後三日祭之詔

諸郡縣富民入京師召見面諭以孝敬父母和睦親族

周卹貧窮各賜酒食而遣之北平行省叅政華雲龍

攻下雲州獲元平章和爾呼達舊作火兒忽赤右丞哈海等大

同衛指揮金朝興克東勝州獲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

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時張

德勝子宣已長世襲衛指揮同知于是興祖始復汪姓

三月庚寅朔詔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及浙江江西

廣信饒州今年田租壬辰享太廟以忠武公常遇春

配丁酉鄭州知州蘇琦上書言三事一關輔平涼北

平遼右餘蘖未平調兵轉餉事難猝辦宜屯田積粟爲

長久計一沙漠之地宜徙其人民分布內地而擇重臣  
填守要害以綏靖之一墾田開戶宜責之守令招集流  
凶官給牛種及時耕耨上命中書省采行之 戊戌蠲  
徐州邳州夏稅 是月以滕德懋爲戶部尙書德懋吳  
縣人有才辨器量宏偉長于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  
多出其手始自外任召拜兵部尙書尋改戶部 倭寇  
登萊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之 是春衍聖公孔克  
堅以疾告歸上遣中使慰問疾篤詔給驛還家賜白金  
文綺舟次邳州卒 夏四月乙丑封皇子九人棧爲秦  
王桐晉王棣燕王橚吳王楨楚王榑齊王梓潭王杞趙

王檀魯王又封從孫守謙爲靖江王上懲宋元孤立乃仍古封建制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遣就藩服用以外衛邊陲內資夾輔諸王皆置相傅官屬及護衛甲士少者三千多至一萬數千皆隸兵部車服邸第下乘輿一等公侯旣伏拜謁內外大臣禮無與鈞唯列爵不治民分藩不錫土與周漢制稍異焉大將軍達師自潼關出西道元庫庫退屯車道峴左副將軍鄧愈立柵以逼之是日大軍出安定庫庫駐師于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溝而壘一日數戰庫庫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潛劫我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一軍驚擾達

亟帥親兵擊之斬東南壘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丙寅整兵出戰奪溝深入遂大破庫庫兵于川北禽其鄰王濟王及國公關思孝平章哈扎爾等凡一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馬萬五千餘匹庫庫僅挾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甯夏不及而還達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上念其舊勞賞之仍以書諭達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德濟失律正宜就軍中僇之今歸之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彼信州諸全之功朕豈得不念乎今赦之懼將軍以此緩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諭



意 丙戌元帝崩于應昌

四異三編据明實錄丙戌乃四月二十八日也是月己未

朔大建五月己丑朔小建本紀書六月戊午朔推之正

合又五月癸卯文忠至應昌諸書以為五月十五日亦

合子阿裕錫哩達喇嗣

舊作愛猷識里達臘

帝諱托歡特穆爾

舊作

妥權帖木兒

以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生于沙漠相傳為宋

瀛國公之子瀛國宋恭帝也降元尚公主有言其將與

宋室者世祖欲殺之以公主故謫居漠北為僧奉詔居

甘州山寺娶一回回女子其年四月帝生之辰值明宗

出居沙漠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又聞笙鏞聲異

之乞以為嗣遂竝載其母以歸洎泰定帝崩明宗以適

長當立迎于北方行至翁郭察圖

舊作見忽義

文宗襲位至

順初明宗后遇害乃徙帝于高麗踰年又詔天下謂帝非明宗子再徙于廣西之靜江文宗後悔之將崩遺詔

立明宗子令迎帝于靜江而是時大臣雅克特穆爾舊作

燕鐵木兒以曾預篡弑之謀遲迴久之尋立明宗幼子郕王

踰月而崩文宗后堅執遺詔遂迎帝立之至元之初以

臺官奏太皇太后非陛下母遂貶太后及文宗太子雅

克特古思舊作燕帖古斯尋皆遇害于是尙書復希旨謂文宗

在日曾言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竝逮

當時草詔者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方謝病歸令以

皮繩拴腰馬尾縫眼至大都集取文宗親改詔草呈上

帝意始釋回回女者帝卽位後追尊其所生母瑪里達舊作邁爲眞裕雲徽后者是也帝生于延祐庚申距宋

太祖開國之元年爲第六庚申相傳宋時宮中以四更未卽轉六更蓋太祖因陳搏有怕聽五更頭之言而改之不知更之爲庚也其後元世祖以第五庚申卽位越十七年而宋亡又四十三年爲第六庚申而帝生宋祚以續一時皆稱之曰庚申君帝北遁之次年有太行隱士葛溪權衡著庚申外史其事始著後上詔甯王權編輯博論有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蓋上在當時深悉其事之顛末故詔書中亦數稱庚申君云

致異按庚申君之爲宋後四庫書提要力駁之而  
本朝如錢牧齋萬季野多主宋後之說全謝山鮎埼亭  
集則掃其生于塞外及中間文宗徙之高麗再徙廣西  
及其後卽位追封其生母邁來迪后及以皮繩馬尾控  
召虞集之事以爲前後無不脗合非呂羸牛馬之事涉  
曖昧者比也予謂此事之顛末太祖當日早已知之故  
其見之詔書中皆稱庚申君又命甯王纂輯通鑑博論  
而直揭出外婦之子及六庚之讖語似非無稽之傳聞  
可比今詳敘于順帝初上命侍讀學士張以甯封安  
崩之下以存舊說

南旣至而陳日燿先卒其兄子日燿嗣位遣其臣阮汝  
亮來迎請誥印以甯不予日燿乃復遣杜舜欽等告哀  
請命于朝是月舜欽等至上素服御西華門引見命編  
修王廉往祭賜賻別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往封日燿爲  
安南國王杜舜欽之來也以甯駐安南俟命其告哀也

以甯實教之又勸其世子行三年喪令其國中人效中

國行頓首稽首禮上聞而嘉之賜璽書比之陸賈馬援

尋賜御製詩八章比還道卒詔有司歸其柩所在致祭

置宏文館以劉基危素為宏文館學士素時年七十

餘上特賜小車免朝謁屢賜宴輒遣內官勸之酒賜御

製詩以示恩寵素居館中一日上御東閣聞簾外履聲

橐橐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哂曰朕謂是文天祥耳

御史王著尋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上曰何

不令守余闕祠遂謫居和州踰二歲卒攷異危素之謫和州證之明史

本傳在授宏文館學士時而置宏文館在洪武三年四月故紀事本末系之三年四月下雖其授官在四月未

必卽以四月被謫要亦牽連竝記耳若素之卒則宋又  
憲爲撰墓志乃洪武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故志中敘其  
諡官之事下云閱再歲卒證之明史本傳亦云歲餘卒  
紀事本末但云踰年卒亦徵誤也今据文憲所撰學士  
墓志

書之

上將剖符封功臣召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

堂討論達旦厯据漢唐故實量其中而奏之上皆嘉納  
焉 五月己丑大將軍達進攻興元克之達破走庫庫  
乃分遣左副將軍鄧愈招撫吐蕃而自帥所部趨興元  
以叅政傅友德爲前鋒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  
克沔州分遣指揮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  
元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等迎降留興旺及指揮  
張龍守之大軍還西安 甲午置司農司上以中原兵

與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領之于是

設司開府于河南 乙未詔嚴宮閫之政上以元末宮

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

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皇后

止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悉不得預宮費奏自尙宮

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亦如之宮人

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非朝賀不見中宮人君無見

命婦禮以上皆垂為永制命子孫世世守之 左副將

軍李文忠出師與左丞趙庸帥步騎十萬出野狐嶺克

興和進兵察罕諾爾

舊作  
聯兒

禽元平章珠占

舊作竹貞  
珠占即珠

展見前紀舊作竹貞又作竹昌而畢氏宋次駱駝山走

元通鑑誤以竹昌珠展為二人今改正

平章沙布鼎舊作沙丁酉師次開平元平章沙達哈舊作

上都迎降時李文忠偵知元帝已崩遂兼程趨應昌真列

據明史本紀潛菴史稿皆系文忠下興和事于是年二

月竝敘其進兵察罕腦兒執元平章竹貞之事按文忠

以是年正月奉命北征統師十萬出野狐嶺一月之間

便有此捷不應若是之神速也計是時文忠與大將軍

分道一西一北而史所記大將軍出安定在四月計文

忠之出塞亦當在是時紀事本末系之五月者近之蓋

出野狐嶺方至興和由興和進兵至察罕腦兒過駱駝

山至開平史稿記文忠次開平于五月丁酉正與紀事

本末合自開平聞元帝崩兼程趨應昌計元帝之崩在

四月丙戌文忠之至開平在五月丁酉自丁酉至癸卯

不過七日便至應昌本紀記克應昌于甲辰蓋以癸卯

至甲辰克亦與紀事本末合以此推枝文忠之克興和

必在四月明矣紀事本末入之五月者牽連竝記耳今

記文忠下興和以後事統敘于五月癸卯至應昌之前



為得其實其克興和以後  
月日仍參明史史稿書之

己亥詔設科取士定以三

年一舉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鄉試以八月會

試以二月又詔定科舉格初場試經義四書義二場試

論三場試策中式者十日後試以騎射書算律五事厥

後雖有變更增減而經義四書義試之初場遂為一代

永制蓋上及學士劉基所定仿宋經義之例為之後遂

謂之八股通名之曰制義 癸卯李文忠師至應昌元

嗣主北遁甲辰入其郭獲元帝孫密迪哩巴拉舊作買

刺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竝得宋元玉璽金寶玉冊

鎮圭大圭玉斧等駝馬牛羊無算窮追至北慶州而還

道興州禽元國公江文清等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元將楊思祖之衆萬六千餘人維時與大將軍先後獻捷至京師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丁未詔行大射禮定制凡郊廟祭祀先期行之命工部製射侯定以七鵠天子虎鵠皇太子熊鵠親王豹鵠文武一品二品同三品至五品參鵠六品至九品狐鵠文武子弟及士民俊秀皆布鵠采自五采以下有差布鵠無采其司正司射等官皆仿古射禮增損用之上又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習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乃詔國學及郡縣生員皆習騎射 戊申有事于方丘奉仁祖

配 辛亥鄧愈克河州追元豫王于西黃河于是陝西

行省吐蕃宣慰使何索諾木衮布舊作鎖南普詣軍門降其

鎮西武靖王伯訥呼舊作卜納刺亦帥吐蕃諸部來納款自

河州以西朶甘烏斯藏等部皆歸附征哨所至極甘肅

西北數千里而還 是月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安南

占城 大將軍之出塞也都督孫興祖帥燕山六衛之

卒以從師次賽音布拉克川舊作三不刺川遇元兵力戰與燕

山衛指揮平定大興衛指揮龐禮皆戰没于五郎口海

甯衛指揮副使孫虎師至落馬河及元太尉瑪魯舊作買驤

戰亦死之 上以久旱祈禱齋戒后妃躬執爨皇太子

諸王饋于齋所 六月戊午朔上素服草屨徒步至壇  
席藁曝日中夜卧于地凡三日詔賚將士省獄囚命有  
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壬戌大雨 癸亥上以山川  
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詔曰爲治之道必本于禮攷  
之禮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皆自開闢以來受命于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能加自唐以來瀆禮  
不經莫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  
自今悉依古制凡嶽鎮海瀆之神竝去前代加封本號  
止以山川本名稱其神至厯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  
封以爲實號後世謚義之稱皆與革去惟孔子明先王

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  
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壬申李文忠捷奏至上命仕元  
者勿賀又以庚申君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上  
自製祭文遣使致弔癸酉文忠俘送元皇孫諸王等至  
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密迪哩巴拉獻俘太廟所得寶  
器令百官具朝服以進上曰寶冊藏之庫不必進也獻  
俘之禮於古有之然武王伐殷用之乎憲等對曰唐太  
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  
不爾也不許又以捷奏多侈詞謂宰相曰元主中國百  
年朕與卿等父母亦預享其太平奈何爲此浮薄之言

命亟改之乙亥密迪哩巴拉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甯宮俱賜以中國冠服是日封密迪哩巴拉爲崇禮侯命賜第龍光山上又以元后妃等久于北方不能耐暑食肉飲酪嗜好各殊敕中書省臣務令飲食起居適宜若其欲歸卽當遣還漠北勿強也 丙子以平元告捷南郊丁丑告太廟頒詔天下仍遣使賫詔諭高麗安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君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無藝天怒人怨盜賊蠡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于羣雄非得之元氏也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

天下豪桀雖欲乘之其可得乎 辛巳詔免蘇州逋糧

又徙蘇松嘉湖杭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耕種官給

資糧牛種復三年一時徙者凡四千餘戶 是月倭寇

浙江福建濱海州縣先是趙秩奉詔泛海至析木崖入

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良懷乃入倭盛兵陳于

海岸秩不為動為陳大明天子神聖文武良懷氣沮始

奉命遣使稱臣納貢而是時倭寇已轉掠温台明州遂

入福建沿海官兵擊敗之 攷異 據明史本紀是月倭寇

牽連竝記耳證之明史日本傳是年三月遣萊州同知

趙秩責讓則彼時寇山東也秩至日本責其稱臣納貢

日本國王已從之而出掠之舟尚在浙江福建一帶故

是年六月復奏報浙閩入寇事潛菴史稿記倭寇登萊

在正月詔諭日本在三月復記入寇浙闕于六月與明  
史日本傳合今據史稿分書之並據日本傳詳其顛末

始定開中鹽法時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糧儲自陵縣  
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  
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二百斤一小引商人鬻  
畢卽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運費省而  
邊儲充上從其議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  
各行省邊境多仿行之一時鹽法邊計相輔而行稱善  
政焉 詔天下郡縣設義冢禁止江西浙江等處水火  
葬 初危素至京師宴見時爲上言元至元間西僧揚  
喇勒智舊作揚璉真伽爲江南總攝發宋會稽六陵事又截理



宗顱骨爲飲器後揚喇勒智敗籍入宣政院以賜所謂

帝師者今其骨猶在上嘆息良久命北平守將吳勉訪

得之于西僧汝克飛舊作汝納所諭有司厝于京城之南高

坐寺西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園來獻遂敕葬于故

陵攷異事見明史素傳素以洪武二年至京師傳言明

年敕葬故陵則正洪武三年也明史稿潛菴史稿皆文忠之出塞也元宗室四大

據資錄系于是年六月王遁入靜樂岢嵐山中結寨自固是月率眾寇武州太

下三編因之今據補原指揮程桂等擊敗之追至龍尾莊獲其三大王托郭

斯特穆爾舊作脫忽送京師 秋七月丁亥學士宋濂

等續修元史成上之 丙辰僞夏明昇將吳友仁帥兵

三萬寇興元時金興旺以功擢大都督府僉事仍與張龍帥兵三千守城尋改興元路曰漢中府友仁初至興旺擊却之明日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再戰斬數百人敵益進興旺度衆寡不敵乃斂兵入城友仁決濠填塹爲必克計大將軍達自西安聞報卽移師屯益門鎮遣傅友德帥三千騎夜襲木槽山攻斗山寨令軍中人持十炬連亘山上友仁驚遁興旺出兵躡之墜崖石死者無算友仁自此奪氣一時興旺威震隴蜀上屢以戰守功推之 中書左丞楊憲有罪誅初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劉基以其勲舊能調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

君君乃爲之地邪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及善長以眷遇衰屢請致仕上意欲相楊憲以問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有才辨明敏善決事然忮刻有不足于己者輒以事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罷去更用已所親信者會善長病上以中書省乏人召陝西叅政汪廣洋爲右丞憲專決省事廣洋依違其間猶不能得憲意噤侍御史劉炳劾廣洋奉母無狀上切責放還已又奏徙廣洋于海南上不悅自此益疑憲是時

炳復有所論劾上覺其誣下之獄炳自言受憲指上積

前怒收憲竝炳誅之復召廣洋還七月明史本紀濬菴

史稿三編皆同紀事本末書其事于胡藍之獄卷內而

追溯其始事云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為相問

之劉基基以為不可云云證之明史基傳基以元年冬

召還下文記上責李善長即及與基論置相事皆標初

字是太祖早有相憲之意故與基論及之竝不因李善

長之罷而始欲相憲也蓋太祖自即位後浸厭善長故

有易相之議而是時意在憲等故決之于基基以為不

可遂止是論置相之時善長實未嘗罷也而明史基傳

中乃謂善長罷帝欲相楊憲則誤矣憲之誅在是年七

月善長罷相在四年正月其時憲誅已久則論置相事

當在洪武元二年間基召還之後紀事本末以為二年

十月者必有據矣又證之誠意行狀責善長在吳元年

其論置相在元年召還之後是時上方眷憲故有此問

今統記于憲誅之下而在廣洋胡惟庸則分別書之

是月太史奏文星見

以陶凱為禮部尚書凱與崔

亮同時議禮各有論建軍禮及品官墳塋之制皆凱議也未幾亮卒凱獨任之遂奉詔定科舉之式八月己未都督同知康茂才卒茂才從大將軍經畧中原取汴洛留守陝州是年復從征定西取興元還軍道卒追封

斬國公子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後襲封

斬春侯賜謚武康茂才卒据潛菴史稿誤書是月乙未于乙丑之前蓋己字之誤也今

刊 正 己卯禮部尙書崔亮言古者四時之祭皆用孟月

其仲季之月不過薦新而已既行郊祀則時享仍宜改

從舊制從之于是復定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增入歲除為五祭 乙酉遣使瘞中原遺骸 是月開鄉試科取

士自應天外凡十一行省皆舉之京畿鄉試以劉基素  
裕伯爲考官宋濂詹同等爲同考官裕伯大名人仕元  
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遭亂棄官避地上海居母喪盡  
禮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  
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不  
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遂辭元年上卽位復  
徵之稱病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民好鬥裕伯智  
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涕泗  
橫流不得已借使者入朝授侍讀學士固辭不允尋改  
待制遷治書侍御史遂有是命 九月儒臣纂修禮書

成上之賜名曰大明集禮其書分五禮吉禮目十四嘉禮五軍禮三賓禮二凶禮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具焉 鄧愈旣克

河州上命指揮韋正守之正初至城郭空虛骼髑山積將士咸欲棄去正曰正受命帥公等出鎮邊陲當不避艱險以報國恩今無故棄之遂生戎心吾與公等死已無日妻孥不能相保毋甯死于王事乎于是衆皆感激聽命正日夜拊循軍民河州遂爲樂土正本姓甯羣姓養子也至是始請復姓焉 是秋青州民孫古朴作亂襲莒州時烏程牟魯爲莒州同知城破被執賊脅魯欲

降之魯曰國家混一海宇民皆樂業若等悔過自新可  
轉禍爲福不然官軍旦夕至無噍類矣我守土臣義惟  
一死賊不敢害擁至城南魯大罵遂遇害賊旣平詔恤  
其家 上以秋日御闕樓編修高啟謝微俱入對稱旨  
擢啟爲戶部右侍郎微吏部郎中啟自陳年少不敢當  
重任微亦固辭許之已竝賜白金放還 冬十月丙辰  
朔詔儒士更直午門爲武臣及功臣子弟講說經史從  
御史袁凱奏也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衆凱上言  
諸將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古  
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上乃



敕臺省延名士為之 先是湖廣慈利安撫使覃垕構

諸蠻入寇上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討之垕詐降璟使

部卒往報為所執上遣使讓璟璟進兵而垕遁癸亥上

授湖廣行省左丞周德興為征蠻將軍帥兵進討致異明史

本紀系覃垕作亂于四月而不書命討之事至十月癸亥始書周德興為征南將軍討垕垕遁證之明史楊璟

傳璟是時為湖南行省平章命帥師往討垕垕詐降執璟使者上遣使責讓璟督將士力攻賊乃遁云云据此

則是璟攻垕不克而後命德興德興至而垕已先遁矣紀中亦不言平垕在何時證之德興傳明年上命德興

副湯和伐蜀是時德興正在湖廣故紀事本末于四年二月言德興會胡海等取蜀之龍伏隘奪覃垕温陽關

克之是攻垕正便道伐蜀之路德興既平覃垕乃從湯和伐蜀傳中言師還論功上賞德興而責和且追數征

蠻事謂覃垕之役揚璟不能克趙庸中道返功無與德興比者是則德興先平覃垕而後伐蜀紀事本末之月

日可據也今增入平屋事于四年伐蜀前又于此補入楊璟不克一段統系之德興討屋之下 庚辰有赤星如桃起天桴至壘壁陣抵羽林軍爆散有聲五小星隨之至上司空旁發光燭天忽火如椀曳赤尾至天倉沒須臾東南有聲 辛巳遣使遺元嗣君書曰近獲徹里特穆爾知爲君之舊人特遣之歸竝致朕意今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著之于史君之子密迪哩巴拉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上之將封功臣也議爲鐵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錢氏家藏有吳

越王鏐唐賜鐵券遣使取之因其制而損益焉其制如  
瓦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高廣尺寸遞殺有  
差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  
以防其過字嵌以金每副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  
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焉 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  
副將軍李文忠等振凱還京師上迎勞于龍江甲午告  
武成于郊廣丙申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  
將功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  
撰制誥是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丞相帥文武  
百官列于丹陛左右上自定功臣次第進宣國公李善

長爲韓國公信國公徐達爲魏國公開平王常遇春子  
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鄧愈衛國公馮勝宋國公自  
湯和中山侯以下侯者二十有八人竝賜誥命鐵券明  
日左右丞相帥諸臣入謝上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  
下之畧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視羣雄所  
爲徒爲民害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  
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  
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  
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  
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

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平江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  
且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  
兵不遽取秦隴者以庫庫特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  
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  
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旣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  
戰而克然庫庫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  
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己亥命設壇親祭戰沒將士  
庚戌有事于園丘辛亥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  
籍有司歲計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  
薦之天祭畢而藏之著爲令 乙卯封中書右丞汪廣

洋忠勤伯宏文館學士劉基誠意伯封基制詞比之諸

葛亮王猛云

攷封汪廣洋劉基事明史本紀系之十一

乙卯乃十一月之晦也惟潛菴史稿移乙卯于十二月之朔末知何據按十二年甲申享太廟此歲除之祭也若據史稿則十一月小建據明史則十二月小建疑所據明曆各不同耳今從明史

是月命曹

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穎川侯傅友德延安侯陸

仲亨同知都督府事 自吳元年十月至是年十一月

覈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乃下追捕之令立

法懲戒小旗逃所隸三人降爲軍上至總旗百戶千戶

皆視逃軍多寡奪俸降革其從征在外者加等示罰

十二月丙辰上以太廟時享未足以展孝思命禮官陶

凱等議之凱奏言古者宗廟之制前殿後寢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廂有室曰寢廟是棲身之處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故在後今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仿宋建欽先孝思殿于宮中之制在于乾清宮之左別建奉先殿奉四代神位衣冠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忌日皆致祭如家人禮從之甲子始建奉先殿 戊辰封行省右丞薛顯爲永城侯初顯從大將軍達取中原上謂達曰薛顯傳友德勇畧冠軍皆可當一面之任及征山陝還上以顯擅殺胥吏獸醫火者馬軍及千戶吳富念其功大勿問至是面數其罪封之勿予券謫居海

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所殺吳富及馬軍之家一以給  
其母妻令功過無相掩 初上遣使訪先代帝王陵寢  
命各行省具圖以進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凡三十有  
六庚午詔監書祕丞陶誼等往修祀禮上親製祝文遣  
之竝令以時修葺 己卯賜勲臣田土 壬午上以日  
中時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自上年十二月甲子日中  
有黑子今年九月以後數見之先是上疑祭天不順所  
致欲增郊壇從祀之神禮臣以爲漢唐煩瀆取法非宜  
乃止至是遂下求言之詔 及異明史本紀云以正月至  
是月日中屢有黑子三編同  
證之明史天文志二年十二月甲子日中有黑子三年  
九月戊戌十月丁巳十一月甲辰竝如之据此則自去



年十二月至本年十一月黑子凡四見非月月見也今  
據天文志但書去年十二月黑子見之日分本年則云  
自九月以後數見之

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 是月戶部請于

陝西察罕諾爾之地置鹽課提舉司報可 上念大將  
軍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死生以之天下既定宜  
少休息詔自今或三日或五日一朝有事則召議之

是歲改司天監曰欽天監并回回厓入焉凡設科四曰  
天文曰漏刻曰大統厓曰回回厓置監令少監統之歲  
造大統民厓御覽月令厓七政躔度厓六壬遁甲厓四  
季天象占驗厓御覽天象錄各以其時上其日月交食  
分秒時刻起復方位先期以聞 宏文館之設也會翰

林院編修羅復仁自安南還安南國王遺以金貝土產甚厚悉却不受上聞而嘉之授宏文館學士與劉基同位復仁在上前率意陳得失嘗操南音上顧喜其質實呼爲老實羅而不名間幸其舍負郭窮巷復仁方墜壁亟呼其妻抱杙奉上坐上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尋乞致仕已又召至京師奏滅江西秋糧許之留三月賜玉帶鐵柱杖裘馬之等遣還以壽終 禮部尙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以專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誠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生嫌

隙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欲令君臣一心父子一體庶幾無相構之患

論曰太祖初立太子以廷臣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屬三年禮部尙書陶凱請建官屬太祖始以別設官僚易生嫌隙之語告之予謂以廷臣兼東宮官官可也兼東宮官而遂不置東宮官屬則不可夫論德贊善賓客丞率之屬其秩不尊其望不重以之輔翼太子各有其職而論教非其任也古東宮官之最貴者三師三少而已然攷之大戴保傅篇云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

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

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此與太

子宴者也

賈誼新書  
宴作燕

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彼三公

者日在王之左右而任之以保傅師者文王世子云

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然則三公

之于師保傅蓋兼官也若三少則專官矣故曰與太

子宴謂燕居之地與太子朝夕居處者也今太祖不

設三師但設三少而三少所兼自丞相以下則仍古

三公之職豈能專心于諭教而反自曠其所司又況

武臣在外不過被以虛名何預于東宮之輔導乎若

慮太子監國別設官僚易生嫌隙則是懲羹而吹齏  
因噎而廢食也厥後雖設詹事院不過坊局之司及  
出閣講讀之任既多兼領亦無常員而況秩尊望重  
亦非師保傅之比故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意  
蓋在此自太祖立法兼領于是東宮師傅止爲兼銜  
及加贈之具文而自成祖時以姚廣孝爲太子少師  
留輔太子遂爲古制之僅見者然則凱之請罷兼領  
未可因太祖之言而輕訾之也

追贈故廣東肇慶府經歷裴源官加二等初源之任以  
公事赴新興遇山賊陳勇卿被執勒令跪源大罵曰我

命官乃跪賊邪遂遇害 遣使以平沙漠詔諭外藩是  
年占城爪哇及西洋瑣里等國皆先後入貢